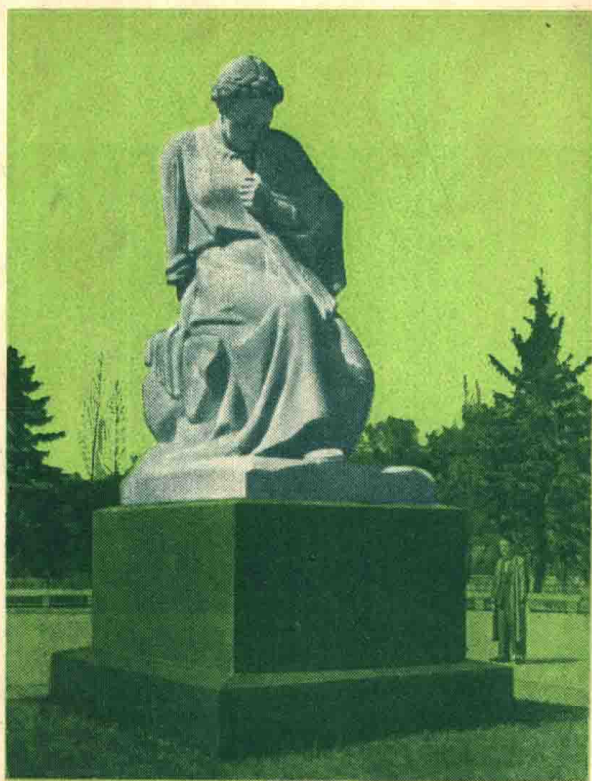




欧游札记

田 間 著



歐 遊 札 記

田 間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五六年・北京

歐遊札記

田間著

•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五七号)

北京东四头条胡同四号

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廠印刷

新华书店發行

•

書号：(301) 字数：130千

開本 33.5''×46'' 1/32 印張 5 $\frac{13}{16}$ 插圖 2

一九五六年一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 0001—8500

定價 (C) 0.64 元

前記

一九五四年的十月，我从索非亞回到北京。不久就開始寫作这本訪問記。已經寫成的短文章，就是彙集在這裏的二十二篇。因為都是一些片斷的印象，所以叫做「歐遊札記」。

我們在出國訪問期間，得到了兄弟國家和許多朋友們親密的幫助。在柏林的時候，魏斯苛普夫同志抽出很多時間，和我們在一起交談。

這一位中國的朋友，曾在北京住過幾年，時常想念新中國，很關心我們社會主義的建設。他約我們到他家裏去過。他住的地方，就是斯大林大街的一座樓上。這幾年來，他熱情地翻譯過我們許多新文學的作品，並且正在計劃介紹魯迅先生的雜文和小說。

有一次，他還陪同我們到老詩人貝希爾同志那裏去訪問。我們問過貝希爾同志，是否希望到新中國來看一看呢？貝希爾同志很有意思地回答我們，他很希望看一看新中國，不過他說他不是一個會旅行的人，不能到處跑；如果來到新中國，希望能研究一兩個專門性的問題。

我們聽到這位老詩人獨特的見解，當時就感到自己在國外看到的東西很多，但是由於時間關係，有一些東西是看得不深的，更沒有進行專門研究。如果沒有多方面的幫助，我要想把這些訪問的印象整理出來，那就困難更多了。

在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這兩個兄弟國家的時候，他們也是非常熱情地接待我們，把我們當做家裏人，儘量想办法使我們瞭解他們新的生活，和平的事業。

回國以後，我帶回來的一些外文材料，需要參考；在寫作的過程中，有幾位同志替我把原文翻譯出來，使我有了很多的方便。爲了避免一些錯誤，我也拜託過德意志民主共和國、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、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駐中國大使館的同志以及馮至同志，爲我寫的這本書做過校正的工作。

我還希望能得到讀者更多的指正。我誠懇地祝賀我們兄弟國家間的友誼，一天比一天深厚，一天比一天鞏固，像磐石似的，永恆不朽！

我們這些兄弟國家，雖然是許多個別的國家和民族，然而很像一個家庭一樣。因爲我們生活的目的一致，戰鬥的目的——一致，保衛和平的決心，也是一致的。這個人民一致的目的、力量，是不可侵犯的，是堅強的，一定會獲得偉大的勝利！

作者 一九五五年六月記於北京

目次

前記.....	一
---------	---

第一輯

一座石像.....	二
柏林一日.....	一〇
櫻桃節.....	一七
海涅旅舍.....	二二
樹的故事.....	二九
船的故事.....	三六
作爲橋梁的字.....	四二
斯大林市.....	四九
楊凱同志.....	五五
一社和一戶.....	六二
卡萊斯的歌.....	七〇

畫家和合作社.....	六
石卜奈樹林節.....	八
一本照相冊.....	九

第二輯

火花大廈.....	一〇
地洞和別墅.....	一〇
伊薩楊的家.....	一八
比卡茲水電站.....	二五
我讚美索非亞.....	三四
木雕的皇宮.....	四二
人之歌.....	五一
葡萄園子.....	六〇

附錄

新年祝詞.....	一七〇
我們要為時代發言.....	一七三
金時針.....	一七六

第一輯

一座石像

柏林呵，我看到你了。在一本小冊子上，我記下這個時間了，這是七月一日下午。我是在六月二十五日早晨，從北京起程，路過莫斯科，又從莫斯科飛到你的身邊的。

高大的樹林，像一幅油畫，展開在我的眼前。每一個樹叢裏，露出紅瓦的屋頂。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旗，懸掛在窗口，從大樓上一直鋪到地面，它在郊外，它在窗口，它在大街上，号召着和平！

我知道了，並且看到了：

——前面這個地方就是柏林。

在一叢更高、更大的樹林旁邊，我遠遠地看到，像有一位巨人站立着，他的頭髮高高飄起，在無數的枝葉之上；我正要問這是誰的石像，這時，德國作家貝特爾遜同志指給我看：

『那裏是柏林的蘇軍紀念碑。』

另一位德國朋友，他也向我介紹，紀念碑的建築很大，這是蘇聯建築的，爲了紀念柏林的解放者和歐洲的解放者——在柏林犧牲的紅軍戰士。我雖然還坐在車上，還沒有進入柏林市內，也向朋友提出了一個要求，過一兩天，我一定要去看看。

當我的脚步還沒有落在柏林，我早已聽見了柏林的聲音；和平，在地上的和平，便是生命的目標、祈求和命令。

我也讀過現代德國詩人貝希爾的詩句：

環繞我們的廢墟，

好像一場恐怖的暮景，

這種不安的現狀，

快要不再驚嚇到我們。

假若你們能夠確定時間，

苦難就要告終，

人民把他們的命運，

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

——約翰尼斯·貝希爾作：「和平就要來臨」

和平呢，戰爭呢，對於人民來說，是生與死的問題。和平呢，戰爭呢，對於柏林來說，也是生與死的問題。柏林的高樓，雖然有很多的鉄板，可是這些鉄板，也被炸穿了。如果不是紅軍灑下鮮血，在這兒把法西斯的战火撲滅，如果不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正在重建柏林，當我來到這裏，一定還是站在廢墟上。

歐洲的人民，已經懂得了，戰爭究竟是怎麼一回事。戰爭，這個惡魔的影子，現在雖然還在歐

洲搖晃，但人們正在捕捉它。德國另一位詩人、戲劇家貝萊希特極深刻地敘述過一件事：一九三六——一九三九年間，西班牙軍閥佛朗哥在希特勒的支持下，發動內戰，當時德國青年受了納粹宣傳的麻醉，前往西班牙去作戰；當時他們作戰的結果就是這樣，戰爭的下場就是這樣：

我的兄弟是一個飛行員，

有一天他接到一道命令，

他收拾了他的行裝，

踏上了南下的航程。

我的兄弟是一個侵略者，

想要擴充自己的疆土，

爲爭奪土地而戰爭，

便是我們長年的夢想。

我的兄弟所佔領的土地，

就在瓜拉馬山頂——

它有一公尺八十五公分的長，

和一公尺五十公分的深。

——伯托特·貝萊希特作：「我的兄弟是一個飛行員」

一個星期六的下午，我去參觀蘇軍紀念碑。正如德國朋友對我介紹的，它的規模很大，建築也



一座石像

特別好。建築的全部面積，約在十畝地以上。這是以地理來計算的，如果從它的意義來看，不是十畝地，而是一個歐洲，一個世界。

它是和平的一個象徵，我們走到這兒，傾听和平的聲音，尋找我們的理想。我們一進門，就看見了，在入口處，有一位苏联母親的像，這是巨大的石像。

母親呵，她在靜靜地坐着。慈祥的臉孔，俯視着大地；头上的髮絲，像金黃的麥穗似的，編織起來了，圍在头上，肩上披着一條寬大的圍巾。她一隻手扶着石座，另一隻手伸在胸前，捉住她的圍巾。她呵，在深深地沉思着。她呵，在和兒女們低語。

我在她的身邊慢慢走着，我怕驚動了她，我怕打擾了她，我要听她想要對我說什麼，哪怕只听到一句話也是好的。不久，我把我的手伸去，眼裏滾着激動的淚珠。

我在和她說：「母親，抬起头來！」

她彷彿把她的頭抬了一下，在回答我的話了：

「孩子呵，你可知道我是誰？」

我知道的，你是我們大家的母親，你是和平。我們見過你，在莫斯科，在北京，都見過你，不過我沒有見過你在柏林坐着。

「我為什麼在這兒坐着呢，我坐的這個地方，這是什麼地方？這是柏林。柏林有一道人造的裂痕，所謂東西之分，在西邊，還响着槍聲。一九四五年的濃煙，在柏林還沒有散盡。我坐在这兒，要對無數的人說：請你們看一看，地面上的血跡，還沒有乾哩！」

柏林是這樣的不幸。柏林原是一個城市的名称，現在它却不能当作一個城市的字義來看。

這使我們想到：她的一個偉大的兒子莫洛托夫，曾代表蘇聯方面多次提出有關的國家要撤退佔領軍；可是在倫敦和波恩，却在討論一個讓佔領軍駐留到這個世紀末尾的計劃。

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總理格羅提渥也說過：『德國人民只需要兩個條約，——保障歐洲安全的條約和和約。這樣，我們就可以有一個和平的歐洲和和平的德國。』

我國周恩來總理兼外長，在他訪問柏林回國以後，也曾講過：『我們希望，歐洲國家的人民在遭受兩次世界戰爭的災難之後，能够享受和平生活。歐洲集体安全体系如能建立，將不僅有利於保障歐洲的和平，而且也將有利於保障亞洲及世界的和平。』

因此，我明白了，這一位母親，她的臉爲什麼在俯視着。她要監督着大地，不許地面上再有砲火，再有血跡，再有戰爭！

上面講的這座石像，一個活的石像，名叫『祖國——母親紀念像』。和她相隔約有一兩里遠的地方，中間穿過兩扇極大的旗門，十六個刻着浮雕的大石壁，還有一個蘇聯戰士的巨像。他站在一個高處，一手抱着一個孩子，又一手拿着一把長劍。法西斯的『卐』字，被他的腳踏着，被他的劍劈着，已經裂成碎片。

我和我的同行者，在紀念碑的廣場上，停留有半天的時間。我們听到了母親的命令，整個的世界需要和平，必須和平。在柏林更不必說了，那些擋着和平之路的分界線，插在分界線上的木牌子，必須把它撤去。

在一個分界綫的附近，我們看到過一種奇怪的石像。兩個傢伙並排站着，骨瘦如柴，骷髏模樣，很像唐·吉訶德，比他更要难看一些。他們的手上，提着兩把刀，站在一個被炸毀了的牆角邊。

牆雖然被炸毀，可是這兩個傢伙還在站着，在一個角落裏冷笑着。我不知道他們笑什麼，笑得那麼兇惡、野蠻、無恥。

他們是在笑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建設得很好嗎？在這五年內，僅以工業而說，比戰前超過了兩倍。

西德各階層居民，已有一萬五千人訪問了東德，這些人如格羅提渥總理所說，是東德所歡迎的客人，他們都是跨過分界線走來的。

他們是在笑德意志的人民嗎？這些日子，全德人民正在投票，表示自己对和平的願望，對恢復祖國統一的願望。

我曾經指着那牆角站立的兩個傢伙，問我們的德國朋友：

「這是兩個什麼東西，狀態是這樣的古怪？」

我們的德國朋友告訴我：

「大概是騎士之類的東西吧。現在還有他們站腳的地方，因為還有一個牆角；過些時候，把瓦礫堆一打掃，蓋上一座新的大樓，他們就要倒在牆底下，沒有他們的位置了。」

我相信會是這樣的。我相信：母親的命令，貝希爾和貝萊希特的詩句，以及德國朋友對我說的

話。

在這裏，我看見了，柏林勇敢地舉起了和平的旗子，一個木匠出身的人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總統——威廉·皮克，正在領導德國人民走上了新的民主的道路。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呵，你是有力量的。你的朋友也是有力量。你的脚步，你的声音，你的建設社會主義的計劃，誰敢阻擋。

威廉·皮克總統，銀白色的頭髮，在和平的旗子下，燦然發亮；他和他的人民，在保護着德意志，在保護着柏林，在保護着廣場上母親的石像。

這一位石像呵，這一位母親呵，也在時時刻刻陪伴着柏林，像扶着一個搖籃似的。當柏林的鐘聲劇烈地鳴响時，我們也會聽到她的聲音，如同現代德國詩人漢斯·馬希維察的歌唱：

鐘聲再度地在敲响，

它發出了和平的好音，

往下滴落的淚水，

該是最後的一滴眼淚。

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日

柏林一日

一天上午，我們走到一座大樓的附近。幾個人在這裏站下來。站的這地方，是柏林的一條大街的中段。德國的朋友說了：

「不能再往前走了。」

「怎麼？」

「往前再走幾步路，就是西柏林。」

「呵，原來如此。」

這個地方，就是一個分界綫。分界綫的那邊，也就是西边，插着一塊木头牌子，上面寫着「美國佔領區」幾個字。我很驚異地望着這些東西，柏林就是這樣被切成幾片，像用刀切開了似的。柏林，有七百多年的歷史，在它的歷史上，是這樣的不幸，烙上這麼一塊印記。

柏林全城是一個環式建築。它的土地是一塊環形地帶，好像是一個盤子。德意志人民手上的這一個盤子，有了裂痕了。所以，它的人民，幾千萬雙手都在高舉着，要去掉這裂痕，要把它填平呵。

沿着我們脚下所站的這一條街，我們望過去，對面的地方，好像不是街道，荒涼、陰暗和恐怖